

浮士德精神对于炼金术的外在抵制与内在趋同

——站在现代性进程的立场上

高泽芸

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9 级中文一班 天津 300110

摘要：和 18 世纪德国普遍启蒙主义者一样，浮士德对于炼金术存在着厌恶和憎恨的心理。父辈利用炼金术骗取平民的信任、甚至使他们失去生命的经历，给幼年浮士德留下对人性的怀疑和愧疚，促使浮士德在成年后远离人群，将自己困守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人”应有的交际和情感纠葛。炼金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浮士德的命运，却在他的心中深埋下一颗罪恶与欲望的种子，于是他在内在又渴望着“炼金术式”的欲望实现，以一种破碎自我的形式。这样自我割裂与拼凑和解的过程，恰恰与现代性进程中的某些现象相吻合。

关键词：浮士德；炼金术；现代性；启蒙主义

在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浮士德”因为学者对“人学”关注的日益密切而逐渐成为了一个经典的形象，甚至是“魔鬼”的象征符号，承载着现代人类无休止的欲望。而在歌德创作于 18 世纪 60 年代的《浮士德》开篇，塑造了一个学术渊博的“普通教授”形象。可浮士德本身存在的矛盾在于，他精通哲学、法学、医学等等具有鲜明现代意义的科学，却又热衷于神学，甚至私下热衷于神秘学。在他面对学术感到苦恼的时候，更倾向于求助于魔法、精灵、灵符等等。

这与 18 世纪普遍的启蒙家观点有别，但与此同时浮士德又憎恶着炼金术士。然而在他得到了魔鬼的契约力量之后，所行的一切却看似遵循却背离着他的初衷。以一种自我破碎和重新拼凑的过程，在现代性的进程上摸索人类在道德意义上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

一、歌德与十八世纪的炼金术

炼金术是一个古老的意象，基本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古希腊、古埃及时代。而经过世纪的推演，炼金术逐渐与巫术、魔法、灵学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神秘感。在 15 世纪开启现代化的进程以来，化学、物理、天文等纯粹科学和实验在欧洲大陆普遍兴起，至 18 世纪启蒙运动在德国到来，炼金术成为了一种“愚昧”的标志，受到恶毒的攻击。

像是化学家们开始通过公开反对“炼金术”来定义自己一样，那些用启蒙修辞来定义自己也把炼金术和神秘学看成对自己身份的威胁。反对的

意见变得响亮、强大而形成一定的规模。它们较少关注理论上的理性争论，而是更多聚焦于炼金术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欺诈议题。他们必须提高自身形象才能进入荣耀的科学院与大学，因此，也就必须将“炼金术”作为一个肮脏、败坏的他者剔除出来，划清界限，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科学与现代性。

歌德继承了世间流行的这种鄙夷态度，《浮士德》里“吝啬”唱到：“我要把黄金当做潮湿的黏土，因为这种金属可变成万物”，炼金术士们则“空留哲人石”。浮士德父亲以炼金的方式炼丹，以此治病救人，只不过丹药无效，百姓被蒙在鼓还感恩戴德，在这里，歌德对于炼金术的态度是西方文化里常见的：它意味着欺骗、诡诈。类似的，但丁在《神曲》中一样贬低炼金术，他把那些用炼金术制造不纯合金的伪币制造者放逐到地狱、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也描述了自耕农破产的故事，他被一个教士用假的“点金粉”耍了。

这些故事里都透露出一种很典型的担忧：炼金术会导致经济秩序的不稳定。可是，无法忽视的是，炼金术本身蕴含的精神追求又恰恰是浮士德精神的内核。

炼金是一个提纯的过程，祛除贱金属的杂质，获得最纯洁、最不容易受到腐蚀、最坚硬的真金。从道德上看，“真金”对应着“真意”，一个人的真意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人追寻自我实现的精神目标，是以自我炼钢的方式在人这一实在的最高层次的灵性上获得满足。所以，炼金术，从精神上来

说，就是人的自我发现之术。《浮士德》要追求的，也正是这个终极自我。

歌德之所以迷恋神秘学，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神秘的知识中内嵌着双重性格：其一，是描述自然、探索自然、利用和控制自然的努力，浮士德最后围山填海的壮举正与此对应。诗剧中这样写道：“把专横的海水从岸边赶走，把水域的边界加以限制，把海水远远赶回海洋中去”；其二，也是更要的是，几乎所有神秘学中都暗含着一股精神飞升、自我淬炼的渴望，它恰好与浮士德本人的追求不谋而合——“我的精神敢于超越自身”。

二、炼金式的自我破碎与提纯

在于魔鬼签订契约前夕，魔鬼提出要以浮士德来世的灵魂为代价，而浮士德这样回答道：“来世与我没什么关联；你总得把这个旧的砸烂，新的世界才会出现。”这样激烈的观点在浮士德心中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出现。浮士德心中炼金术式的自我破碎与提纯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这似乎是歌德对于现代性的一种悖论式思考，也是浮士德为了生活的欲望和自我而不断斗争、挖掘、开采的起源。

马歇尔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把现代性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人们用自己创作或习得的方式改造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在不断斗争的同时不断革新，打碎先前旧有的知识框架，构建新的体系，再通过发现将自己新建成的体系进行破碎和提纯。通过不断的崩溃与更新、冲突与反抗，摧毁现有的秩序和权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最深刻的现代性必须通过嘲弄来表达自己。

浮士德所变现出来的现代人的精神至今仍然可以在很多人的身上看到。在第一部的1110行，见到十分崇敬自己和炼金术士父亲的村民后，浮士德痛苦地说：“我的胸中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总想把

另一个甩掉；这一个沉迷于粗鄙的爱欲。用五官把世界紧紧抓牢；另一个拼命想要离弃凡尘，向祖先的崇高灵境脱逃。”精神上的矛盾和分裂推使他走向绝望的境地，他渴求一个灵魂和欲望的发泄口，但是长年累月的压抑已经让他无路可逃。他在憎恶父亲利用炼金术诓骗村民的同时，自己也走上了神秘学的道路，试图从中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浮士德精神上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恰恰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性进程的复杂和曲折。追求魔鬼的力量本身就是为了让个体朝向更完美的境界发展，通过有纪律的修炼和实践，一个人凭借各种工具来“加工自我”，人格层面一切的努力和演进也就都有了依据。这种努力自新，也正是浮士德通过一次次追求期望获得的：

“我只是匆匆游历世界。每一种欲望我抓住不放，不能满足的，丢弃一旁，滑脱我手的，任其所往。我只是渴望，促其实行，又重新希望，满怀信心，冲出我的人生！”

浮士德扑向了整个未来，求索着立刻、马上、当下的幸福。神秘学里的炼金术与巫术，都不仅仅是文本花哨的噱头，它们的精神修炼品格，也是浮士德的追求内核。它们帮助一个努力寻找自我、确证自我的人穿越重重天幕，不断分割自我精神、碎裂过往认知，在一个天狼星的视角理解世界、理解人、理解人性，使之穿越百年的现代性进程，仍然散发着他的力量和魅力。

参考文献：

- [1] 歌德著·姜铮译解·《浮士德》新译新解[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
- [2] 劳伦斯·普林西比著·张卜天译·炼金术的秘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3] 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4] 肖四新·论《浮士德》的神学内涵[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99（4）
- [5] 杨武能·何只“自强不息”！“浮士德精神”的反思[J].外国文学研究，2004（1）